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五十五回 感皇恩葉家表雙節 奉聖旨秦氏娶三妻

卻說柳夫人因請葉太夫人來家小住，因把東府舊日美雲住的一所院子收拾出來作為淨室。次日葉太夫人果然帶了個小姑子來了，大家坐談一會。柳夫人見那小姑子年紀不過二十一二歲，生得眉如墨畫，唇似朱塗，頗有些面善。因問葉太夫人道：「這位我敢是哪裡見過，可新來的客師嗎？」問著那姑子掉下淚來，葉太夫人噲他道：「你又這樣來。」那姑子低下頭去，葉太夫人道：「他便是前兒咱們家的尤姨娘。」柳夫人和袁夫人、藕香、美雲多吃一驚，再仔細一認，果然便是尤月香，因他改了尼裝，故一時認不得。柳夫人將他的手問道：「你怎麼也便看破紅塵了，可是你老太太給你剃度的？」月香道：「不是，我自前年放出府去，茫無所歸，便在青蓮庵披剃，已經四年。前兒正月間，老太太來拈香，兩邊見了，先都不認識，及至細認，才各人疑惑起來，對面一問，便哭死了。我蒙老太太恩典，把我也接到洗垢庵伴去。柳夫人因道：「好好，冰山有你和蘇姨娘、朱姨娘三位也可瞑目了。」因又問道：「那羅姨娘和陸姨娘、吳姨娘可知道下落嗎？」月香道：「二姨娘四姐，說是改嫁了，四姨娘慧娟卻回籍去了。」柳夫人又道：「嚇！他是秦淮的歌妓，敢又仍去做那生涯嗎？」月香道：「光景便是。」柳夫人道：「這混帳透了。那八姨吳閩仙呢？」月香道：「他嚇苦呢，說嫁了個秀才，剛中了舉便死了，他也便打去歲子病死了，我還替他誦經懺悔的。」柳夫人大為感歎，一時擺上蔬筵來。柳夫人便讓葉太夫人首坐，月香二坐。月香斷不敢僭越。經袁夫人說，姨娘現在是方外人了，比不得當日那樣，倘講俗禮，便不像一位師太了。月香倒紅了臉，只得謝罪坐下。下面便是柳夫人和袁夫人、軟玉、蕊珠、葉魁、藕香、漱芳、美雲、麗雲、茜雲、賽兒等坐了。丫頭們斟上酒來，大家剛吃得一巡酒。外面傳進一封京信，看是秦文的家報。袁夫人接來拆開，從頭一看笑起來道：「快請老太太和二太太乾一杯子喜酒，我念給你們聽。」大家都昂頭聽，讀的是：奏請開恩給還前抄入葉府田宅一事，已蒙俞允。著戶部咨准，開鎖封禁，仍舊給還。又蒙御史題奏冰山夫人及其妾蘇氏、朱氏殉節請旌一摺，亦蒙准予開復袁氏封誥，著禮部照例旌獎。經發坊價。其妾蘇氏、朱氏，俱封敕淑人。

大家聽著都一齊欣舞，向葉太夫人稱賀。葉太夫人早望北叩頭謝恩過了。柳夫人等各賀了一杯。軟玉、蕊珠見自己的母親都蒙恩旌表了，各各感激涕零。一時席散，便各閒談一會，柳夫人送葉太夫人歸院。吹日知道部文已到，便著人去領了憑文，把葉府修葺起來。便托金有聲去監工。不到兩月便仍復舊觀，又且煥然一新，那墓上旌節牌坊也起好了。葉太夫人便帶著月香、葉魁、軟玉、蕊珠前去掃墳墓，柳夫人和袁夫人也去祭掃一番。葉府因人口稀少，暫不歸第，想等花婉香的一家子來了便同住在一塊，好熱鬧些。這日，正在那裡說「還不知三老爺奏他悔婚的本子上面怎樣一個議處呢？」葉太夫人笑道：「想總沒有斷咱們離異的例。若說先要分嫡庶，倒也不和他論這些。」柳夫人道：「論婉兒也是很隨和的，偏他這位歪性的叔子孀子，總三番兩次的作難，他前兒把婉香許給我們也是勉強的很，也不知他嫌我們家哪一點兒，論寶兒那樣個女婿，也算過得去了。他這樣和咱們作鬥兒，拿一個自己姪女子播弄去，不知道婉兒早又哭了幾次呢？」葉太夫人因問，婉小姐可在家鄉還在河南？柳夫人道：「在家鄉呢！只他一個孀子，早晚的欺侮著也夠了他了。」說著眼圈兒一紅。正說著，忽外面喧傳進來，說珍大爺回來了。藕香吃了一驚，瞥見秦珍滿臉笑容進來，藕香便和賽兒站起來見。秦珍向葉太夫人請了安，又向袁夫人請了安。見屋子裡別無姊妹們在，因向藕香問好。賽兒請了安，秦珍才笑向柳夫人道：「老爺著我先回家來通知，說花府上允去了。不日就要親迎，想便借葉府裡給花家做個行台，老太太也便可在自己府裡去做好日，就請花占魁代為主婚。只是那邊宅子須得修葺，所以著我先回來料理，並要備辦應用物件。」柳夫人笑道：「葉府的宅子，卻修葺好了，物件只要趕緊辦去，只不知道花家怎生便允了的？」秦珍笑道：「有抄單在呢！」因向懷裡掏出一角文書套子，抽出一張白摺來，呈柳夫人看，袁夫人和葉太夫人也都來趁著。看見寫著道：

大學士秦文，奏請交部議處內閣學士花占魁悔婚一本。據花占魁奏稱，秦文在河南任內為其姪秦雲定臣姪女為妻。秦雲母在家復定葉氏二女為秦雲妻，雖係兩不知情，但例無二嫡，況更有三，比卑幼在外例。當以先聘之女為婚，後聘之女聽其別嫁。現在三女俱未成婚，禮應離異後聘之葉氏二女，秦文不遵律例，妄稱以尊長的婚論。三女皆尊長所定，俱不能離異，亦不得區別嫡庶，是以情願自己讓婚，關非悔婚等語。據禮部議復，查卑幼本外，尊長後為定婚，例應後聘之女聽其別嫁，無先聘者讓婚之理。如後聘之葉氏不甘別嫁，似應聽其自願，仍與為婚。先聘之花氏主亦不得阻擋，例無二嫡。議花氏為嫡，葉氏二女聘定在後當俱作庶論。奉旨著秦文照議辦理，花占魁勿得阻擋。國子監司業秦雲賞假歸娶。念葉氏二女係秦之母所定，姑無分嫡庶。著禮部一體頒贈誥封。餘依議。

葉太夫人看了，早大笑起來。柳夫人和袁夫人也覺可喜，因把抄單給藕香看去。秦珍又拿出一張抄單呈與袁夫人，袁夫人看是秦文告假的原稿，看了一遍，見後面批著：

大學士秦文，奏請病老予告一摺。念秦文效力有年，應准所請，賞加一級，升太保官銜一等伯爵，賜第榮歸。其子內務府員外郎秦瓊理應歸侍，著免選本職，以鹽道候部選用。

大家聽了都歡喜過望，袁夫人因問：「老爺可動身沒有？」秦珍道：「來時有許多同寅替老爺餞行饋送，光景這幾天該起行了，大約總在月半後來家呢。」袁夫人點首。秦珍站一會兒，見沒甚話，便退了出來，到自己院子裡，見銀雁彎著腰在那裡檢點書箱子。秦珍笑道：「這個隨他丟著吧，你倒茶我吃。」銀雁便放下書子，向秦珍笑道：「爺此番家來，怎麼滿面的喜色，敢有什麼得意事在外面嗎？」說著，倒一杯茶，送在秦珍手裡，扭腰兒斜倚在桌面上看他。秦珍笑道：「我在京裡，天天把兔精子鬧死了，一輩子也不見個好人，這會子回來見了你和奶奶，不知怎麼便心癢癢的。」銀雁啐了一口道：「仔細奶奶聽見，又當我和爺逗著玩呢？」秦珍笑道：「這妨什麼？人都說新婚不如久別呢？」銀雁笑道：「爺大共去了兩個月，還差點兒便算久嗎？不瞧瓊二爺還是去年子去的，像爺這樣可不渴死嗎？」秦珍笑道：「我果然渴死了。」因喝一口茶把杯子送到銀雁嘴邊道：「你也解解渴！」銀雁笑著一推手，把個杯子「當」的打碎在地。秦珍大笑起來，銀雁彎著腰兒去拾那碎片，秦珍向他腰窩裡一捏，銀雁便笑軟倒了。秦珍正笑著，忽門簾一動，藕香進來了，銀雁便站起來，笑擋擋衣服道：「奶奶瞧呢，爺一家來便瘋魔了。」藕香笑道：「誰叫你穿這紅紅的小襖兒？」秦珍大笑，銀雁也笑道：「我便換去！」因便緊步走後房去了。秦珍笑向藕香道：「你講他穿粉紅襖子，我便狂了，我倒愛你那件大紅小襖兒呢！」說著，來扯衣襟兒，藕香撇手打下了，笑嗔道：「算什麼樣兒，銀雁在裡面呢！」秦珍笑扭頭道：「好樣兒呢！」藕香看他好笑，因坐下道：「不鬧吧，我問你正經，咱們老爺說予告，又恩復了，可有這話？」秦珍道：「敢是你家老爺吧，恩復了，現又想予告不乾了，我來時已經在那裡打算，和咱們老爺一同回來了。」忽嗤嗤地笑起來道：

「別的沒什麼，倒是我這兩個小姨子竟長的花朵兒一般了。」藕香笑道：「敢是瘦春妹妹和浣花嗎？」秦珍拍手兒道：「是呢！」藕香笑道：「這干你什麼事，要狂到這樣！」秦珍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但提起這些美人兒，我便把這個身子忘了，像是雲裡霧的飄著呢？」藕香笑道：「這樣的年紀還和寶兄弟一樣見識，你不拿鏡子照瞧，可還是我和你當年那個樣兒。」秦珍笑道：「果然老了，你也憎我嗎？」藕香笑笑，一時掌燈了。賽兒回來，便說要拍曲子，秦珍愛他，便和他拍了幾套，飯後安睡。秦珍次日起來，便忙著往葉府指點鋪設去。藕香便吩咐丫頭們仍把西花園鋪設出來，一切陳設鋪墊都換上一批上好的，就把惜紅軒做了婉香的新房。板壁上和上面的天花板，各用五彩花的西地錦裱糊起來，又把分間的十景靈空格子，向背面貼上鏡子做實心了，好打外面望不見房裡，背面也裱上錦，地下用整匹的大紅絨線氈鋪了，走起路來，便沒得聲音，鋪設齊了。早把個惜紅軒裝潢得和織女宮似的。又把右首留餘春山房和左首醉花仙館鋪設起來，給軟玉、蕊珠兩個做新房的，足忙了十幾天才了。卻好秦文的船已泊碼頭，秦珍一騎馬領了驕馬人役前去迎接。見一路擠塞住了，文武官員都是接風來的。到碼頭，見一字兒泊著十幾號官船，認一認衙旗，見有兩號是禮部右堂並都察院的，有兩隻雙龍的翰林院的，居中一號挺大的衙旗，是宮保大學士的衙頭，又四號船都打著黃旗雙龍的奉旨完婚

字樣。秦珍便向秦文那號大船上，報名上去請安，秦文便喊兆貴過船去，把秦瓊、寶珠都喊了過來，著兩人先回府去，把東花廳讓出來，給沈左襄住。婉香住的舊院也讓出來給兩位小姐沈瘦春和浣花兩姐妹居住。秦珍答應著，便先叫寶珠起岸上轎回府裡去。自己便到岳父沈左襄船上去請安過了，押著管家們搬運行李起岸不提。

且說寶珠和秦瓊兩人回來，柳夫人和袁夫人接著，都各歡喜，問些路上辛苦。寶珠又往東府給葉太夫人請安去，猛見旁邊站的姑子像是尤月香，吃了一驚，及仔細一認，問了一聲果然是的，寶珠不禁眼圈紅了，月香也暗暗灑了幾點淚，怕葉太夫人看見，便暫各走開。一時秦文回來了，府裡眾人都叩頭道喜。秦文也覺從此釋了干係，得意的很。坐談一地，外面報說沈左襄來了，秦文忙自出去，又報兩位小姐進來了，藕香早先迎去，姐妹互相問好，攜著手進來。柳夫人和袁夫人、漱芳、美雲、麗雲姐妹都站起來。寶珠避在屏後偷望，見略長些兒的是瘦春，生得一張鵝蛋臉，下脖略瘦些，兩彎臥蠶眉綠的可愛，一雙笑眼，膚色瑩白，見他笑著和柳夫人講話，柳夫人問他年紀，說是十九。再看那一個，比蕊珠還嬌小些，兩隻小腳兒軟貼在地下，看還不盈一握，立著像風吹得倒似的，露出三四寸桃紅的小褲腳兒，上面穿著件湖色緞白鑲的襖子，腰身弱細如柳，滿身膩態，一張粉團臉兒，那嘴唇兒更小的可愛，真和櫻桃似的。寶珠不禁詫異道：「哪知道除了婉姐姐還有個他呢？」因估量著年紀也不過十四五歲，聽他在那裡講話，總覺句句是聰明絕頂嬌小可愛得很多的，因便忍不住打後面繞出來，只做外面進來似的闖將進來。不知沈氏姊妹避他不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天公也費心思做，各樣嬌容付美人。